

上海火车站东南出口外第三棵树下 浦东“最美指路爷叔”为万人指路



3月4日7点25分，家住浦东新区三林路1300弄的张富宏跨上自行车，动身“上班”。

在南码头路轮渡站摆渡，过了黄浦江，9点10分，老张抵达了自己的工作地点——上海火车站东南出口外的第三棵树下。接下去的两个多小时里，他就守在这个地点，为有需要的人义务指路。

11点20分，老张结束了当天的“工作”。简单吃口饭，稍作休息后，他开始沿着同一条线路往回赶。下午还有一个任务等着他：去接上小学的外孙女。

随着媒体的报道，网友赠与张富宏“最美指路爷叔”的称号。



上：张富宏为旅客之路。
□通讯员 王亚东/摄
左：张富宏准备的路线。
□腾讯图片
右：张富宏为熟悉道路，已记录了10多本笔记。
□腾讯图片

■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章磊 通讯员 王亚东

第三棵树下的指路老人

已经退休了的老张，从2013年6月16日开始，义务到上海火车站为过往行人指路。“那时候，外孙女开始上小学了，自己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，就想着做些自己想做的事情。”

“今天出发得稍微晚了一点，所以结束得也稍微晚一些。元宵节前后，正赶上‘返工潮’，来问路的人特别多。”4日中午，结束了当天的义务指路“工作”后，张富宏对记者说道。

已经退休了的老张，从2013年6月16日开始，义务到上海火车站为过往行人指路。“今天出发得稍微晚了一点，所以结束得也稍微晚一些。元宵节前后，正赶上‘返工潮’，来问路的人特别多。”4日中午，结束了当天的义务指路“工作”后，张富宏对记者说道。

老张和老伴居住在浦东三林路1300弄。去上海火车站义务指路，一个往返要骑行差不多35公里。相比之下，上海火车站南站要近得多。

不过，老张有自己的看法。“我觉得，上海站的外来旅客要多一些，而且来打工的人多，需要我的人会多一些。”

即使是坐公交车，35公里的路程也不算近。而老张选择的交通方式是骑车，在他看来，这种方式兼顾了健身。过完年已经67岁的他，虽然两条腿都有静脉曲张的问题，但骑车的速度依然不慢。

当然，一开始，老张就仔细研究了路线。他选择的方式很直接：在地图上用直尺定位上海火车站和自己的家，然后在这条直线上寻找可以骑车的、最短的路线。穿越黄浦江，他选择的是南码头路轮渡站。

“沿着这条线路，基本上单趟花费的时间在105分钟到120分钟之间，主要是因为轮渡的关系，12分钟一班，错过了就要等。”老张把时间算得很清楚。

老张的不少选择让记者感到好奇。例如，为什么“工作”地点是东南出口外的第三棵树下？为什么是每周的一、三、五？

事实上，选择上海站东南出口外第三棵树下作为自己的“据点”，老张经过了仔细的观察和分析，关键的一点，是东南出口的人流相对比较密集。而第三棵树，不像前两棵树下会经常坐满人，而且距离出口不过30米，又在人流的途经路上，同时方便出站旅客和过路人。

“上岗”时间方面，老张解释道：“每天

都去，身体吃不消，而且家里总也有些事要处理，所以想到隔日去。周末，女儿女婿会带着外孙女过来，选择二四，时间少了点，相比之一三五更加合适。”

于是，每周一、三、五，只要天气合适，老张总会在差不多的时间出现在上海火车站。附近的环卫工人，已经习惯了有这么一个皮肤黝黑，头发花白的“指路老头”。

上海的道路全存在脑海中

义务指路，也要有基础。并非上海本地人的老张，兜遍了内环内所有马路，记住了城区地图上的2603条道路，完全称得上是一张“活地图”。

去上海火车站义务指路，并非张富宏一时的心血来潮。

2013年初的某一天，老张到上海火车站去接朋友。等人的时候，他注意到有几个外地来沪的打工者，向周围的人询问一个偏僻的地方怎么走，结果问了好几个人都不知道。

正当这几个人不知所措时，老张上前帮他们指明了道路。而那次的经历，让老张意识到，自己正好可以在这个领域“发挥余热”。

老张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。他的老家在江苏盐城，1991年调到盐城市人民政府驻上海联络处工作，于是来到上海。

初到上海时，老张对上海错综复杂的道路也是十分头疼。一次出门办事，老张不认识路，问了几个人后，还是没摸清楚，走了几个弄堂，竟然又回到了原地。

自那次经历之后，老张开始钻研起上海的道路交通。起先，他是坐着公交车熟悉各条道路。1996年取消公交车月票后，他便开始骑着自行车兜马路。

一张地图、一辆自行车，老张在上海走了1200条马路。“内环内几乎所有的大小马路，我都骑过好几遍了。”说起这一点，他的脸上露出一丝自豪的神情。

老张“上班”随身背的一个双肩包中装着不少指路用的工具，这其中，他最看

重的是一张2012年版的上海地图。在上海站义务指路后，他特意买了一张1.8米的大地图，平时就挂在树上。

这绝对是一张独一无二的地图——地图上几乎每一条道路，都被老张用红色或黑色的笔打了勾，地图的正反面，都贴了一层薄薄的透明胶，防止被水弄湿或被翻烂。

一遍遍地对着地图背后的道路索引抄写，再用笔把每个路名在地图上——一对应勾出，老张用这种方式，不断加深对各条路的印象。老张家里，抄写路名的本子已经积累了十多本。

经过几年摸索，老张几乎把整个上海的道路都储存在了自己的脑子里。如今，他掌握了上海外环线地图上2603条道路，只需要短短几秒，就可以很快地说出任何一条道路的准确位置”。

这个特长，成为老张义务指路的坚实基础。而在2012年版的地图上，老张甚至找到了39处错误。他把这些情况报给了上海市测绘院，后者也认可了老张的举证，表示将在新版地图上予以更正。

如今，本着对上海城区地图的热爱，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梦想，即在一分钟内随机在地图上指出所居住城市道路条数的纪录。

两条红绶带的故事

鲜艳的红绶带上，是老张十分喜爱的称谓——“上海指路爷叔”。不到两年，他已经为上万人为义务指路，网友在“指路爷叔”前，加上了“最美”两个字。

张富宏的双肩包里，除了那张独特的地图，还有另一种特殊的指路工具，那就是红绶带。红绶带有两条，分别有一段故事。

略旧的一条红绶带，上书“志愿指路者”五个字，是老张刚开始义务指路时，花了35块钱做的。“我刚去义务指路的时候，没有任何标志，站在那里，跟普通旅客差不多，没人知道我是义务指路的。”

找人做了这条红绶带后，老张刚开始

还有点不好意思戴。用他的说法，戴这种鲜艳的红绶带，“一般都是年轻漂亮的小姑娘，我这么个老头子，有点奇怪。”不过他很快就习惯了。

第二条红绶带比较新，前后有两行字，分别是“上海指路爷叔”和“党员志愿者”。前一个称呼，是他的事迹在网上传开后，得到的一个美誉。后一个称呼，则是他自己加上去的。

“有一天，我坐渡轮过江的时候，听到旁边一个人在抱怨当今的党员如何如何不好，作为一名老党员，我心里很不舒服，于是专门做了这个红绶带。”如今，老张在“上岗”的时候，总是戴着这个新绶带。

为了干好指路这份工作，老张一直在琢磨。路线小纸条，是他想出来的一个办法。这些小纸条分成三大类，分别是到上海各大医院、各大景点，以及前往郊区的路线。遇上有需要的问路人，老张就会抽出相应的那一张，送给对方。

所有的小纸条，都是老张事先写好，然后复印的。据他介绍，他制作了近千份这样的小纸条。有时，遇上冷门的目的地，他也会现场为问路者写下线路。

记者手记

最美的一次次“小善”

1996年的央视春节晚会上，小品《路口》中魏积安饰演的老汉，在路口摆了个茶摊，免费指路。

那一年，上海取消公交月票制度，来到上海第六个年头的张富宏开始骑着自行车兜上海，熟悉各条大街小巷。

那时的老张应该不会想到，熟悉上海各条道路，会让他在退休之后得以发挥一个党员的“余热”，成为上海火车站广场的一名义务指路老汉。

每周一三五，只要不下雨或是遇上恶劣天气，上海火车站东南出口第三棵树下就会出现“张老汉”的身影。夏天，一件T恤、一顶雷锋帽、4瓶凉白开；冬天，一件大衣、一顶毛线帽、两杯温水。

今年春节前夕的某一天，老张在自己的“据点”附近发现，一个50岁左右外来的妇女，拉着大包小包，在询问附近的如家酒店。一名黑车司机开出了100块钱的价格，说可以帮忙拉过去。

那名妇女显然被吓到了，转身就走。这时，老张迎了上去，给她写了一张条子，上面是详细的路线。其实，最近的如家，距离也就几百米。

“那个女的拿到纸条后，跟我说了一句：‘要是所有人都像你就好了。’那个时候，就觉得自己的付出值了。”老张说道。不到两年的时间，老张已经为上万人为义务指路。在老张十分喜爱的称谓“上海指路爷叔”当中，众多网友加上了“最美”两个字。

如今，智能手机的普及，让越来越多的人依靠电子地图来找路。不过，老张坚持认为，他还能继续发挥自己的“余热”。“至少做到70岁吧，之后再看看身体状况来定。”这是老张给自己设的一个目标。

“上海最美指路爷叔”的称号送给老张，非常贴切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在全国来沪人员面前，他为上海人争了光；在上海人面前，他也为全国来沪人员争了光。

勿以善小而不为。指路爷叔之所以被网友冠以“最美”，并没有惊天动地的善举，但最美的，往往是一次次看似不起眼的善举。